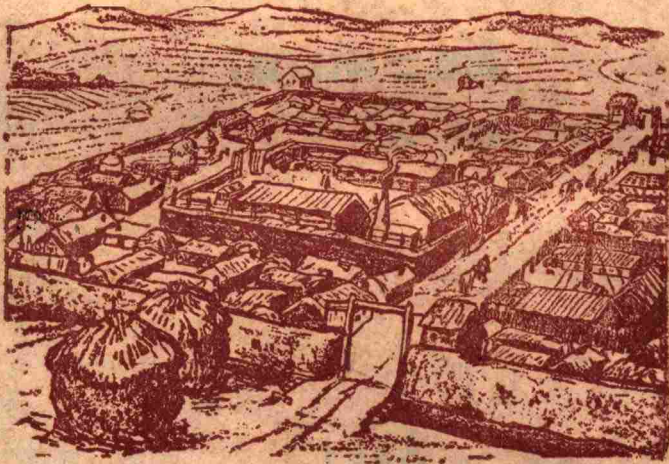


土地

(二)



邵 宇 作

東北畫報社出版



土地

第二部

(四) 打倒「二泰山」

(66—107)

1948

東北畫報社出版

長篇連續詩畫
東北畫報叢刊之七

土地

(二)

作者 邵 宇

編輯者 東北畫報社

出版者 東北畫報社

總經售 東北書店

中華民國卅七年二月出版

(六六)

八一五紅軍來，
日本鬼子垮了台，
老百姓勳起來，
日本兵營都破壞，
碰到日本人打死了算，
拿去的東西扒回來。



(六七)

勞工散了小二回來，

瘦的不像人，手也砸壞，

總算留下個活骨頭架，

一步一步往家邁。



王奎五心裡，
說不出的高興，
兒子回來，
真是萬幸。
硬辦了勞金，
要把地種。

× × × × ×

小二回到家裡邊，
看到的事情和大夥談，
那裡人家分了倉庫，
那裡人家打死壞蛋，
談得李老頭眯縫着眼！

「人家能幹咱也來幹！」

× × × × ×

王奎五小聲同小二說，
中華民國的時候你還不大點，
誰的天下就得受誰管，
那有窮人便宜佔，
還是小心一點好，
能活一天就算一天！」



大家夥，上西山，

兵營裡的關東軍早逃完，
小二和老李頭也去撿破爛，

路上碰到了二秦山，

槍枝東西他車上裝個滿，

小二撿點東西他要看看，

小二和王老頭來了氣，

叫聲：二秦山這不是僞滿，

拿什麼東西用不着你管，

你有車抗咱也能攆點」，

二秦山說：『你們簡直想造反，

日本人還不知道真完假完，

咱姓葛的朝朝是元老，

有種的你就等着看。



二泰山的小兒子葛成章，

國兵隊裡當班長，

大兒子名叫葛顯章，

山林隊裡的小隊長，

八一五事變都跑回來，

帶回來子彈和短槍，

葛顯章說：『日本降了不要緊，

馬上要來老中央，

區上改名叫維持會，

委我來做中隊長。』

二泰山說：

『鴉片子實在不儉樣，

聽說要佔地搶吃糧，

趕快去告訴維持會，

那個要透反給他頂上了！』



維持會，

開大會，

說是：『什麼都歸維持會，

再要有人胡搗亂，

抓到保安隊去治罪！』

x

x

x

x

窺哥們，

把話講，

『咱種地沒地，要糧沒糧！

分點出荷糧咱吃頓飽飯，

滿拓地分晚了怕種不上，

……』

維持會長還是老區長（注：即偽

滿的甲長）

挺着肚子把話講，

『出荷糧本是國家的糧，

地分給小戶要擦荒，

原地還要歸原戶，

糧隨維持會不開會！』

窺哥們不讓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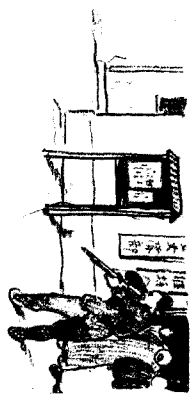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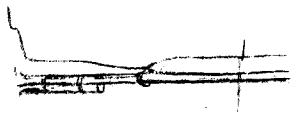
維持會長着了慌，

吩咐一鑿給我打，

保安隊就開了槍，

從此窮人又倒了霉，

一秦山的翅膀更硬滑。



八路軍，進密山，

來了二秦山的親戚孫長山，

孫長山是一個破落地主，

吃喝嫖賭抽大煙，

勸導隊長當了年半，

憲兵隊的特務當了幾年

八路軍來了心害怕，

逃到抱蒿屯來避難，

閉口閉口說他是「貧農」，

改了個名字叫孫長安。

x x x x

聽說要來八路共產黨，

二秦山、孫長安來出主張，

大煙土埋了七八百兩，

值錢的東西積了幾皮箱，

修地窖子打假牆，

插起來好子彈和好槍，

金銀首飾不老少，

老婆姑娘一起忙，

衣裳角裡縫，

鞋底板裡放，

退下褲子裝進褲襠。



(七三)

牛馬東西再往外屯放，

糞缸底下也把東西藏，

藏好了東西再假分家，

大戶化成小戶對付「窮黨」。



(七四)

葛顯章、葛成章，
一個是中隊長一個是班長，
漢奸特務都參加，
迫着窮人也扛槍。
捉工修補破圍牆，
八路來了好抵擋，
他說：「要是咱們打不贏
拉到山上等中央」



(七五)

屯公所把會開，
家家戶戶都得來，
屯長講了一段話，
二泰山又指手劃腳講起來：

『八路共產黨打了敗仗，
中央軍把他們逼過來，
八路軍要往毛子國跑，
中央軍馬上就過來。
八路軍來了殺人放火，
共產共妻吃小孩，
年青的姑娘媳婦快躲開，
小夥子小孩躲起來，
問咱什麼可不能說！
中央來了掉腦袋！』

× × × ×

李老頭、王奎五、趙老三、張破爛
站在後頭嘖嘖咕咕：

「開什麼會來扯什麼蛋，
共產共妻管咱吊事，
老的老了死的死，
窮人兩個膀子托張下巴骨，
房無一間地無一壟，
要共就共他幾個大戶……」



(七六)

聽說八路快來到，
不少的男女小孩躲到外屯。
中央胡子拉上了山，
抱葛屯來了八路軍，
個個穿了件大棉襖，
規規距距官兵難分，
挑水掃院子樣樣幹，
和和氣氣像家裡人，
一傳十來十傳百，
男女小孩又回了屯。



(七七)

二泰山叫來王奎五，
送一塊豬肉給連部，
連部要是能收下，
明個咱再殺口豬。

× × × ×

王奎五，
找到連部，
碰到了一個小勤務，
他說：「老鄉你帶回去吧，
拿百姓的東西是犯錯誤！」

王奎五，
心裡有點數：

「八路原來是個好隊伍！」



(七八)

連部召開個百姓的會；

連長說：

『各位鄉親兄弟姊妹，
八路軍到這塊剿土匪，
咱和老鄉都是一家人，
大家不要有誤會，
咱隊伍裡要有對不起老鄉的事，
報告連部咱一定處理，
地方上的土匪壞蛋大家要報告，
有槍的獻出來有獎勵。』

× × × ×

二泰山，

走上前，

取出三支火燒和一堆爛子彈，

他說：『咱還有個小油房，

願給官家熬一鍋，

願爲什麼呢？

咱同官家合起來。

連長開給他一張繳槍的証，

說：『這槍的生意咱不談』。

× × × ×

王奎五，

看在眼，

心想：『八路真不錯，

二泰山倒是在使手段……』



(七九)

聽說要來工作團，

大戶合計出道眼：

「工作團要領着窮棒子反，

窮棒子反起來可不留情面，

硬的硬的咱都得用，

老中央來了咱再變天，

……」



(八〇)

二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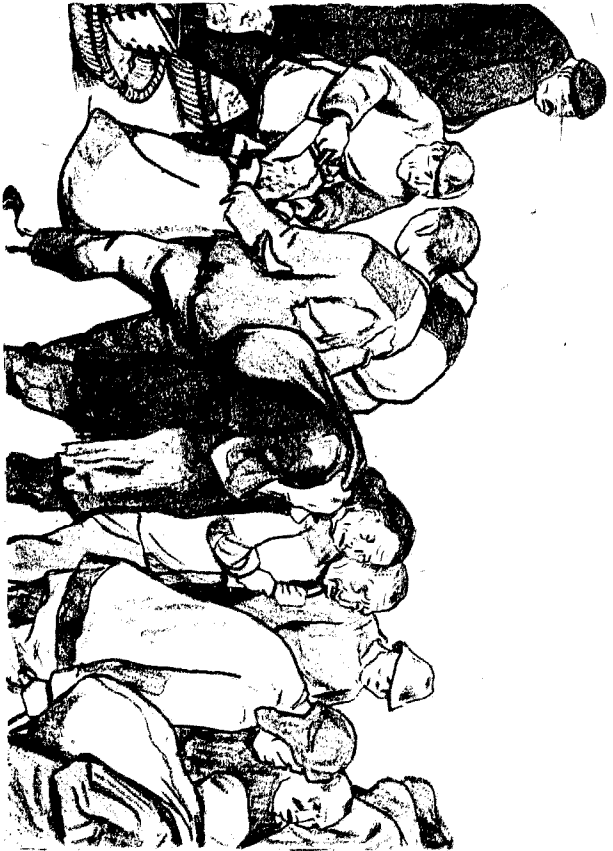
變了樣，

沒有糧的他借糧，

窮人沒吃的都來借，

二泰山在一旁皺着眉想：

『給你們點甜頭先嚐嚐！』



二泰山，

請吃飯，

所有的鴉片請了個季，

李老頭兒不耐煩，

小二的心裡不舒服，

王奎五一旁暗盤算：

「不來八路不會有今天」。

張破爛二桿子氣吃的歡，

孫長山也算窮人來吃飯。

× × × × × × × × × ×

二泰山客客氣氣一幅笑臉，

他說：

「現在咱腦袋不比以前，

有飯大家都吃點，

從前的事情一筆勾，

往後大家結成一團……」

二泰山嘴裡說着心裡想：

「加點油水把你們嘴巴填上！」



(八二)

成立了一個「農民會」，
一個流氓六個大煙鬼，
窮人的「頭頭」糧戶的腿，
大家小戶都在會。

× × × × ×

勒大膽子敲詐錢，

專門和中等戶爲了難，

開口：「八路要共產」，

閉口：「上頭叫清算」，

有錢的家裡收點破爛，

開會來和窮戶談：

「大戶全叫咱算完，

算來的東西大家攤，

分到包的可別打開，

分到衣服不能穿，

要是八路站不住，

中央來了還得還，

咱屯的團體要抱緊，

工作團問咱咱不談，

做事都要留後步，

咱屯可不能出「壞蛋」！」



(八三)

區上到了工作團，
來了個同志他姓韓，
住在屯西小學校，
窮戶家裡調查壞蛋，
問來問去像問供，
誰也不把實話談，
有的說：『咱們什麼不知道』，
有的說：『咱屯沒壞蛋』，
有的說：『糧戶都已清算』，
有的說：『大戶的腦筋都開了一
大半』。

只有一個敢說話，
他的名字叫『孫長安』。

× × × ×

開了個窮人大會大夥談，
孫長安也混在會裡邊，
韓同志，開口談：

『工作團爲了窮人把身翻，
鬪爭壞蛋咱吃飽飯，
什麼話大家都可談，
有仇報仇有冤報冤，』

韓同志說了有半天，
大夥是大眼瞪小眼，
韓同志急了滿頭汗，
他說：『叫你翻身你們還不翻；
大夥回去想想看，
明天咱再開會談！』



(八四)

李老頭問韓同志：

「同志你在這住多少天？」

韓同志說：

「什麼時候工作好了什麼時候走，

壞蛋不打倒不動頭。」

X X X X X

王奎五、李老頭、小二、張微爛、

四個人同韓同志談：

「不是咱不願把身翻，

心裡沒底有話不敢談，

要是剛翻個半拉架，

你們走了怎麼辦！」

老李頭兒想半天，

他說：

「我的事同你談談，

咱也大壞蛋有兩個，

一個是劉園王一個是二泰山，

我一家兩條命死在他胸手，

同志你給咱辦一辦……」

X X X X X

孫長安躲在門外邊，

李老頭句句話他聽的完全。



(八五)

孫長安回來告訴了二泰山，
二泰山的眉頭皺了半天，
他說：『事到今天咱硬着頭皮幹，

明天開會你也把我談，

多少說我一點壞話，

事事你都說響長這咱幹，

要是能躲我就躲幾天，

躲避不手就受幾天，

八路那會站的久？

中央軍一來就攪蛋！……』

× × × × ×

二泰山的大老婆連哭帶罵：

『窮棍子叫你養兒不養孫子，

要是中央來了，

把你們放到油鍋裡煎！』



假農會，解了散，

第二天韓同志又開會談，

一開頭又是呆了半天，

王奎五話到嘴邊又往下嚥，

老李頭越想氣越往外攢，

他說：「你們不談我來談，

我五十來歲一百來斤，

按着腦袋也得幹！

……」

李老頭把姑娘的事情說了一翻，

「我要能出了氣死也心願！」

李老頭的話還沒說完全，

孫長安馬上接上談：

「咱是個窮人苦處多，

二秦山的壞事咱來談談，

他把咱窮人當牛馬，

劉警長叫他作什麼他都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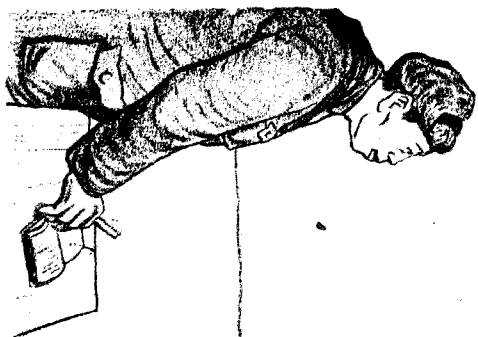
劉閻王是個大漢奸，

不把他打倒咱身子不能翻……」

李老頭說：

半斤八兩都是壞蛋，

一道抓來叫他一道完！」



領頭幹，

老李頭，

(八七)

抓到了劉閻王和二泰山，

張破爛和小二都拿起了扎槍，

孫長安也跟着大家屁股轉。



(八八)

「秦山的大老婆像一攤肉，

家家戶戶去叩頭，

好話剛剛說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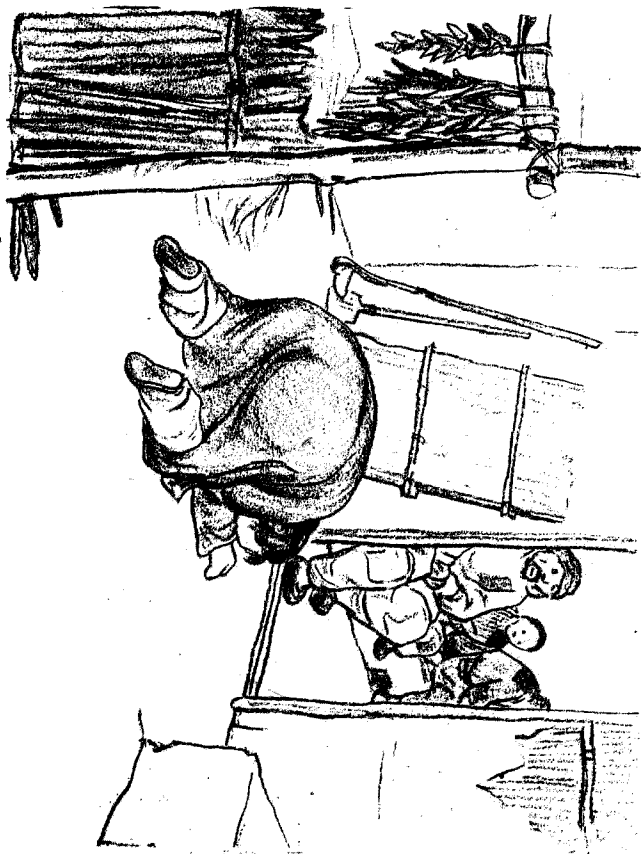
回到家裡又罵「髒骨頭」：

「李老頭！

你當髒頭，

叫你絕後斃了頭！

……！」



公衆大會鬧壞蛋，

老李頭兒第一個談：

「這裡叫着三人班，三個人

裡咱是老三，

自從來了二泰山，把咱鬧的

荒歪佔完……」

他從頭談起越談越有勁，

窮戶個個有點心酸，

韓同志在後面有點不耐煩，

「告訴你那三點快點談！」

李老頭三點就記住一點，

他喊：「鑄這兩個壞蛋可辦不

可辦？」

小二和張破爛開口，

孫長安起來表意見：

「劉閻王是個大漢奸，

鑄他十個也不冤，

二泰山是個二壞蛋，

留他一條狗命算他的錢！」

糧戶的腿子隨着喊，

窮戶個個乾瞪眼。

孫長安抽下袖子蓋上手，

回身來打二泰山，

打一下，

看看工作團，

又「積極」又「敢幹」，

李老頭急的蹣着脚，

韓同志說：「聽聽靜衆的意見！」



(九十)

大會開了有半天，
還是槍斃閻王清算二泰山。(註)

× × × ×

二泰山裝出倒霉的樣，
他說：「過去的事情都坦白的講，

大家留我一條命，
子子孫孫不能忘。
滿洲國咱屯長啥的都沒當，
地都歸滿拓咱也是一樣，
早頭咱也算一家大戶，
自從分了家沒啥家當，
各位要怎麼罰咱就怎麼領，
今天共產咱也主張，
已往都是我的錯，
各位鄉親多原諒………」

× × × ×

王奎五高聲低聲嘆，
叫聲「小二聽我言，
二泰山這次沒死了，
以後做事少搶先！」

(註) 在東安一帶老百姓的習慣是
公審就槍斃，清算不槍斃。



大戶活動保二泰山，

鄉人不敢不把手印捺，

清算二泰山六拾萬，

二泰山說：「回家去碾碾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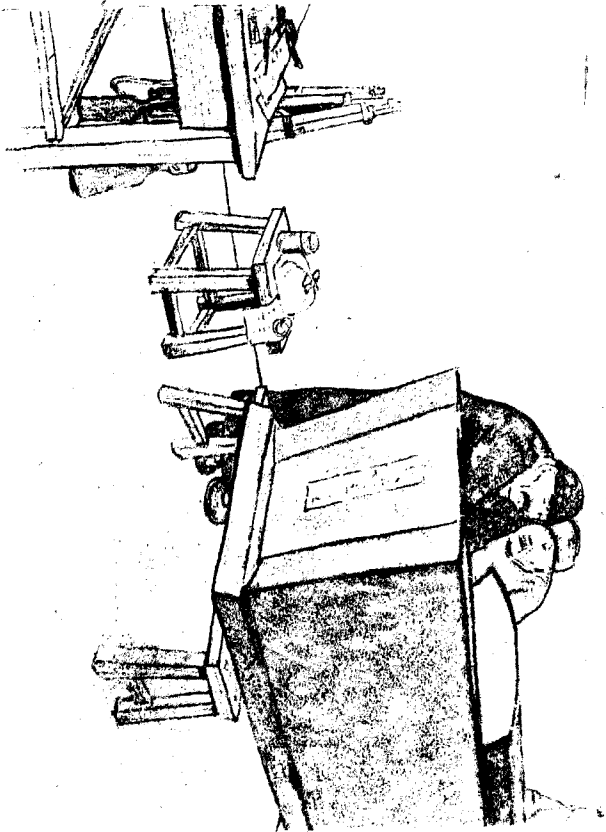
× × × × ×

二泰山把東西檐披裝棺材，

又把鄉戶的名單開，

夜晚把閻王的尸首和名單一起埋，

第二天大槩大樣抬棺材。



李老頭當了農會主任，
小二當了行政委員，
武裝委員是張破爛，
基幹隊長選上孫長安，

還有個文教委員是中農遲老三，
李老頭說：孫長安咱有點不托底，

韓同志說：『這人積極幹兩天看。』

× × × × ×

二泰山，

換上了破大衫，

送來了十五萬和一堆破爛，

拿出來一張鐵槍的票，

他說：『八路來了咱就把槍獻。』

李老頭兒氣青了臉，

韓同志看他倒有點可憐，

交來的東西先收下，

跟他十天都交全。



(九三)

李老頭、小二、張破爛
三個人有點拆不開纏，
孫長安鬼道道的有點不托底
別的委員也不上前。

× × × ×

三個人，常閒談；

李老頭說：

韓同志爲咱一天忙到晚，
就是咱要鬭爭他怕鬭亂。
咱屯的狼戶氣還很足，
敲了他一下他更恨咱……」

張破爛說：

「人家說怎辦咱就怎辦，
咱這些莊稼人辦事不週全……」

小二說：

「我爹不願叫我幹，
反正人也得罪了不幹也得幹，
工作團在這兒倒好辦，
要是走了可爲難……」

× × × ×

起槍枝抓壞蛋，
什麼事情三個人幹。
三個人出頭大夥不應聲，
越幹越有點壯不起胆。
張破爛說：

「老百姓的腦筋不好開，
咱自個幹幹到方便。」



基幹隊自衛隊都齊全，

抱葛屯分糧隊分出，

孫長安也是個分地委員，

他帶來了一組來分二秦山的田

指手畫腳就釘上牌子，

數數壟溝就算分完，

冷冷清清的分完了地，

二秦山的黑地還是種不完。

× × × × ×

二秦山的地王奎五有數，

心想分地太糊塗，

他看了一看孫長安，

這個人有點不「對路」。

自思自想算了吧，

是不是咱的地還看後一步。」

× × × × ×

奎屯的土地算分完，

抱葛屯走了工作團。



孫長安和張破爛談，
二泰山要請咱吃頓飯，
張破爛說：

「他家的飯咱不能吃，

咱和他沒有什麼話好談！」

孫長安，作個鬼臉：

「他家的姑娘倒很好看……」

三說兩說說動了張破爛：

「不妨到他家看一看。」

× × × × ×

二泰山，

態度變，

二姑娘，

來陪伴，

一次不成第二次，

拉拉扯扯談不完，

甜言蜜語說的多，

送頂皮帽子又送鏡，

不知不覺上了鈎，

張破爛把窮人忘到一邊。



(九六)

二泰山，

放謠言，

抱葛屯的謠言聽也聽不完；

大會裡要「窮人都撕破臉來幹…」

二泰山說：「先出頭的樣子先得爛…」。

到處準備大生產，

二泰山說：「打下糧要下官倉吃大鍋

飯……」

上面號召「勤勞發財」，

二泰山說：「共產黨愛窮纔有錢，

先發了財的先清算……」

民主聯軍前方打勝仗，

二泰山說：「中央軍今年來過年！」

.....

二泰山的謠言沒有數，

鬧的大夥心不安。



(九七)

二泰山和葛成章接好了頭
半路上綁走了老李頭，
孫長安和二泰山躲進砲樓，
放胡子進來送胡子走，
等到胡子走遠了，
孫長安一頓亂搗打了個够。



葛成章把李老頭綁上了山，

腰上綁個扁擔叫李老頭翻

李老頭說：

『窮人的身子一定要翻，

你要我死就快一點！

我一人死了百八個，

有你的今天沒有明天！』

葛成章打死了李老頭，

壓一張紙條在旁邊，

上寫着：

『窮棍子你們要把身翻，

綁上扁擔叫你們翻不轉。』



(九九)

工作團又要來煮夾生飯，

孫長安說：『這一次可不同從前！』

二泰山說：『我到外面去躲幾天，

只要你拉住了張破爛，

叫他打死幾個窮棒子頭，

把槍枝子彈都拖上山。

棺材裡的東西能帶就帶，

要不方便就以後再辦。』

孫長安偷出來一張路條，

把二泰山送到圍子外邊。



張破爛，

變了樣，

水獺皮帽子戴在頭上，

不查戶口不查崗，

身沒翻好本先忘。

× × × × ×

孫長安和張破爛談：

「聽說要煮什麼夾生飯，

你的事情有人知道，

煮到你頭上可不好辦，

我看你不如帶上二姑娘走，

幹他幾個窮頭咱一起上山。」

張破爛，

臉色變，

左思右想不能這樣幹，

知道自己已是上了鉤，

馬跪在牆頭上他回頭難，

拿起槍來往外走，

他說：「你等我再想一想！」



王奎五在家和窮哥們閑談，

工作團來了個陳同志要在這住幾天，

來了生人大家都不說話，

陳同志問東談西勞了半天，

別場翻身的事情談了不少，

每個人的苦處也問的週全，

開頭窮哥們不敢說話，

後來心裡話也想談談，

話頭扯到了農民會，

你一言我一語說不完，

有的說：

「李老頭死也閉不上眼，

胡子進來有人拉線……」

有的說：

「真積極幹，也有假積極幹，

裡有鈎，外有連……。」

有的說：

「張破爛，不破也不爛，

有一根褲腰帶把他拴……。」

有的說：

「劉閻主的棺材金不換，

八個人拾壓了一頭汗，

農民會是窩裡亂，

窮人翻身還不到一半……。」

陳同志揮嘴說：

「窮人翻身要大夥來翻，

好頭行也要在窮人裡選，

要是咱大伙不出頭，

十個指頭握不成拳，

一把沙子打人不痛，

咱不打倒壞蛋他就打咱。」

王奎五說：

「我看咱不幹就是個完，

咱後退一步他們便上前，

大夥心裏事好辦，

去找窮哥們多談談……。」



張破爛，爲了難，

先找小二談了一談，

吞吞吐吐談了一點，

陳同志來了他更不敢談。

陳同志話未出口面帶笑：

『老張，老鄉對你有些意見，

咱們爲的是把壞蛋打倒，

你照直說說不必爲難……』

張破爛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二泰山孫長安的事情談的週全，

『陳同志，咱也是個貧窮漢，

打死幹部當胡子咱怎能幹？』

陳同志說：

『老張你明白過來還不算晚，

你的過錯再好好想想看，

頭行人最怕是忘了本，

爲窮人靠窮人才能把身翻；

地主的圈套實在多，

窮人的立場要穩穩的站。

你暗裡看住孫長安，

窮人會上錯誤要坦白談，

只要你能回心轉意，

窮哥們那能和你爲難……？



小二和幾個積極份子成份都好，
他們都說「沒幹好」，
在王奎五家裡一起嘮，
以前的工作來檢討：
『以前的工作沒作好，
屯裡的地主壞蛋沒打倒，
號哥們沒有真翻身，
幹部包辦沒依靠，
張破爛上了地主的鉤，
內奸混進來把亂搗。
× × × × ×
李老頭死了咱嚇不倒，
過去的教訓要記牢，
報仇翻身要大家幹，
幾個人包辦做不好，
什么事情要討論，
窮人的立場不動搖，
全屯的窮人像一窩蜂，
那怕泰山推不倒。』



開會檢討個別談，

過去的事情教訓了咱，

又開了一個窮人會，

大夥動手抓起來孫長安，

膿破爛坦白了過去的事，

大夥說：「你以後真改過再叫你當

會員」。

膿破爛把水獺帽子擲在地下，

他說：「從此改過和大夥一起幹……」

王奎五他大聲說：

『過去我自己怕事也怕小二幹，

越是退步壞蛋越靠前，

打虎不死反爲仇，

翻身咱要澈底翻，

地主的東西挖乾淨，

咱們大家去劈官……』



(一〇五)

全屯窮人來劈開了棺，
槍枝東西裝的滿，
劉闊王的尸首埋在一邊，
頭底下腳底下都壓了名單，
識點字的念了一遍，
窮戶的名字寫了個全，
後面寫一行大字，
「窮棒子一輩子不能把身翻！」

x x x x

幾百個心，
幾百條恨，
有了二秦人就沒窮人，
槍斃了孫長安去抓二泰山，
全屯的窮人一條心。



(一〇六)

大小股匪都剿完，
軍民配合再搜山，
基幹隊搜到一座古廟，
一個老道把經念，
走上前來看一看，
原來就是二泰山，
大夥忍不住破口罵，
七手八腳把他拴。



土幫土來土成牆，

窮幫窮來窮成王，

窮人團結一條心，

吐口吐沫變成江，

槍斃地主三泰山，

抱葛屯的窮人變了樣。

× × × × ×

報葛屯改名叫「翻身屯」，

窮人大夥把農會選，

小二選上了農會主任，

王奎五也選上了農會委員，

起槍枝，挖浮產，

全屯城哥們起來幹，

大樹砍倒了沒有完，

還有大大小小的三泰山。



